

2008年6月20日,徐汇区文化局举办“土山湾历史讲坛”,在场的新、老上海人少有晓得徐家汇教堂南面500米,还有一个“土山湾”。情急之下,我们就说:“土山湾”的“土”,就是“斜土路”的“土”。当年的马路从“斜桥”开到“土山湾”来,“土山湾”曾经是何等辉煌的地方!然而,现在的一个地名,“土山湾”在地图上就剩下这一个“土”字了,危矣!殆乎?

最近五年来,我和陈耀王、张伟、李超等学者一起,荣幸地受到徐汇区文化局的邀请,参与筹建“土山湾博物馆”。“土山湾”,曾经被中外人士公认为“西洋艺术的摇篮”,近代最早的油画、水彩画、雕塑、雕刻、工艺、照相、印刷、铸铁工艺、彩色玻璃……都在这里的工艺场中诞生。任伯年、周湘、杭稚英、刘海粟、徐悲鸿、张充仁等艺术家,都在这里偷师学艺,受到土山湾艺术的熏陶而成名。上

激活「土山湾」

李天纲

也谈给谁让座

侯晨轶

我琢磨着,这二十名乘客恐怕是被脑门里闪现的“老弱病残孕”五个明晃晃的字眼给吓怕了。

“老弱病残孕”这“五字公式”打小时候起就一直扎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深深的脑海里。想想也是,把自己往这“五字公式”里套,在多数情况下,没一个字都是自己沾边。如果在“公式”里再添个“累”字,大概也都是能囊括进来。有些公交线路的做法就比较灵活细致,已把广播提醒设定为“请为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很赞同。报纸上常常刊登一些告示,其中不乏因辛勤工作过劳而亡的青壮年。在为之惋惜的同时,我就在想,社会应该大力提倡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并非要拘泥于诸如“照顾老弱病残孕”这样的俗套提法。受让者可以是遭“咸猪手”侵害的女生,也可以是站在车厢后部头碰天花板的高个帅哥,抑或是手提大件行李的农民工兄弟……无论是谁,让座于谁,都是建立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的一种爱心行动,都不应该大惊小怪。

诚然,在公交车车厢里,年轻人装睡、假装玩手机而对颤颤巍巍的老人视而不见的现象至今还能映入眼帘,这实属不该。但,如若一位老人在自己身体条件绝对允许的情况下表达一份长者之爱,年轻人是否也可以学着礼貌地接受呢?让座可以不拘一格,恭敬有时不如从命。



灯花

伊高寿九十三,我虚度六十三;伊叫我“来兄”,我尊伊“高老”;伊叫得一点勿做作,我听了也唔没啥勿舒服。

迪位心胸开阔、气度豁达的“老顽童”,就是被称为“九零后”的著名的书法、篆刻大家高式熊。

去年国庆,医院给高老发出了前列腺复查通知,结果发现指标大大高于正常标准值。一个朋友为伊介绍了一位泌尿科的专家。

“迪个专家姓戴,也是性情中人,70多岁的人,开口也是‘大下饭’(宁波方言)。”高老毫无忌讳地讲,“伊(戴教授)讲,依问题总归有,阔罗王吓(怕)哦?我搭伊讲,我活到90多岁,勿是小鬼(念ju),已经是老鬼(念ju)了,我吓啥!”既然勿吓,戴教授搭高老讲:我要用伽马刀进行手术,一刀一刀帮伊解决,然后用中药调理。请高老勿要紧张。

“我搭医生讲,反正我已经交拔依了,样样听依个,依斩好了。”

医生唔没一句安慰的闲话,高老心里唔没一点寒意,结果先后“斩”了13刀,住院一个月。平常与高老比较熟悉的朋友济为

小时候,天热的时候,夜晚乘风凉的时候,躺在春凳上、门板上,或者用两只长凳拼起来的不舒服的“床”上,听爸爸讲那老掉牙的精忠岳传,背早已在耳朵里长出茧的百家姓、三字经……

眼睛却盯着茫茫宇宙,满天的星星,闪闪烁烁的眼睛,宇宙大大小小的眼睛,进行无声的、遥不可及的交流。那边凉爽吗?一夜都睁着眼睛不累吗?天河里的星星那么多,拥挤着,却为什么从来不相碰、不打架?牛郎和织女需要鹊桥吗?踩着这数也数不清的星星,不就可以相拥相亲吗?

突然,夜空中掠过一道流星,从天之边到天之涯,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次没有尽头的旅行。

长大了,大得爸爸都化作了天上一颗星星的时候,我曾经在西藏看到过许许多多的星星,因为月亮太太太圆太亮,

者们哪还有理由袖手旁观?于是,我们都放下了不少手上的工作,舍命陪君子,下海打捞和拯救这濒临消失的“土山湾”。

所谓文化,并非天经地义地逼人接受,只有当它活生生地呈现出来,才会对它真有兴趣。我们查考《法华乡志》上“土山湾”记载,土山湾工艺场门口的蒲汇塘,原来是一直往东走,经过龙华港进入黄浦江。道光十六年(1836),林则徐担任江苏巡抚的最后一年,为上海疏浚河道,让蒲汇塘在李纵泾、肇嘉浜这里拐了一个弯,从日晖港进入黄浦江。挖出的泥土,堆在拐弯处,就称为“土山湾”。大约到了1898年工艺场扩建的时候,才把堆土移到西面,填了河浜。

“土山湾”的来龙去脉有此神奇,就凭“土山湾”和林则徐有关,都不应该让它僵死在那里,需要马上“激活”。

2010年5月,土山湾博物馆和上海世博会同时开展。100年前从土山湾工艺场留洋到旧金山“巴拿马博览会”的工艺牌楼、名人画像和中华宝塔陈列在馆中。盛况出现了!这里居然和世博会一样,参观人群在蒲汇塘路上排起了



“我和徐家汇的故事”征文

徐汇·中凯城市之光特约刊登

伊捏一把汗,高老豁达得很,“死我勿吓,只要死得爽快。生了毛病吓唔没用场,自己要有分寸,勿要乱;假使自己一乱,就麻烦了。”

刘云耕同志也十分关心高老的情况,先后几次来电询问,高老讲,“人家交关人是按‘癌’吓煞的,‘癌’是拨我吓煞的。”刘云耕同志听了十分欣慰,再三讲,高老是上海的一块

“九零后”大家

秦来来

宝,我们要拿伊保护好!

正当大家为伊担心的辰光,高老却出人意料地上黄山了。伊回来搭我讲,虽然有索道车,但是伊自己足足跑了一个多钟头,仍旧精神抖擞。

叫人称奇的还有,93岁的老人,腿勿花、耳勿聋、手勿抖、身勿晃,挺笔写字、捉刀刻章,身手利落,力透纸背。伊搭我讲,当初辣拉“下放劳动”的辰光,伊被安排辣拉翻砂车间当小工,每天要敲多达3吨的生铁。因此直到今朝,伊捉刀刻章的辰光,劲道十足。

高老不仅书法、篆刻造诣精深,

抹掉了许多星星的光芒!

如今,我在家乡,不经意间撞上个好天气,好天气的夜晚,遥看夜空十万里,只看见木星和金星……

十年或者二十年,那时,我也可能化了天上的一颗星星!

如果,如果那时我还在地上,能不能

在夜晚,像小时候那样,躺在大地的怀抱里,看满天繁星,看牛郎织女踩着银河里的闪闪烁烁的星星相拥相亲?

当PM2.5年平均浓度降至35微克/立方米时,不仅能看见金星、木星,那时还看得见满天繁星。

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只看见天花板。

热,伏天的热,真热。我打开空调,凉风习习,不一会,我关掉了空调。慢慢感到热的时候,我捻开了扇子,是一把折扇,不是小时候在夜下看满天繁星时用的葵扇,或者叫蒲扇。

木星、金星和繁星

赵春华



标准答案

夏贺新

长龙。观众中间既有土山湾、徐家汇地区的原居民,也有慕名而来的外区人、外地人、外国人。在土山湾博物馆内的实物、沙盘、模型、图片和场景面前,那曾经的150年中西文化融会贯通的历史活过来了!自然而然,“土山湾”的名字,也在人们的心目中活过来了!

今宵打诨

袁先寿
治玉致富
(服务业)

昨日谜面:望洋(虾须格,中药名)

谜底:胖大海(注:按格法,首字左右分为“月半”;望,农历每月十五)

陆巷坐落在苏州太湖东山,始建于南宋。当时宋室南渡,途经太湖,见东山雄峙湖中,清幽静谧,地理位置得天独厚,遂有多员战将在此安家建屋,作为自己的归息之地,因有六条小巷,故名陆巷。村子不大,但历史上却有规模较大的明清建筑72座,现保存完整的仍有10余座,被誉为太湖第一古村。

走进雕梁画栋、气宇轩昂的明清式门楼,感觉果然古朴幽静。巷道不宽,2米左右,路面多为横铺的花岗岩石板,两侧是错落有致、青砖灰瓦的老宅,屋顶上

还长着星星点点的杂草,屋檐上攀着不知名的藤蔓,斑驳的墙面砖缝中冒出了浓绿的青苔,灰褐泛白、木筋凸起的木制门窗透露出岁月的苍迈。街上门窗紧闭,清静无人,只有那房前屋后枇杷树上弥散出的淡淡的枇杷香味告诉我们主人的存在。这与不少旅游景点街面新建商铺的喧嚣场景形成强烈反差——在这个浮躁物欲的年代,陆巷坚守古韵遗貌的从容与淡定,让人感动。真是大智若愚、大音希声呵!

紫石街上明代的会元、解元、探花、三牌坊特别引人注目——高大古雅、飞檐翘角,跨街而立。虽然灰暗陈旧,但风骨依然。门楣上漫漶的字迹,隐约显示着昔日的风采华章。

惠和堂是明朝宰相王鏊故居,典雅雍容,前后五进,148间房。大厅正中屏风上有唐寅的《王鏊出山图》,大厅周围和走廊上挂满了散发着悠悠墨香的名人字画,现出庭院深厚的人文底蕴。院子里花木繁



闲看电视,正巧看到河南卫视播出的《汉字英雄》节目,据说是集全国各地识字最多的青少年参与,融综艺性和知识性于一体,更邀请于丹、张颐武、高晓松等文化名人坐镇,吸引了不少观众,被誉为“掀起汉字风暴”。

在叹服一些少儿选手的识字量、记忆力的同时,也常感到丝丝遗憾。最多的感叹是,汉字的笔顺似乎已经不被注意。不少选手在写字时,连先后上下、先左后右的基本规则也不顾。一个“土”字,竟然先写个“二”,然后再添一竖。“皱”字,先写右边“皮”,再在左边加个“阜”。“姜”字,先写下面的“女”,再在上面加个“羊”。言字旁(讠),居然先写下面,然后加个点。专家却一致判对,不加任何评点和提醒。汉字的美感,一定程度上是由笔顺来体现的,笔顺不对,就很难把字写得漂亮。如果在电视节目中对笔顺便过于严格要求,至少也要适当提示,否则就会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是笔顺已经不在评判的标准之中,连电视上的专家都不作要求了,今后如果学校老师再予指出,就成苛求了。

约定俗成是文字发展和规范的原则,对题干及答案的设计也要符合时代特点。如节目中要求写出熟语“打破砂锅wèn到底”(比喻对事情寻根究底)的wèn字,答案为“璺”。查辞书,璺,是指陶瓷等器具上的裂纹,谐音为“问”,今径改用“问”。可见,直接写作“问”是可以,在日常书报中也更常见,不必绕到比较冷僻的“璺”。

文化名人并非样样都懂,知识的盲点也在所难免。但是,作为以文字规范为主题的节目,嘉宾应当表现得更为严谨慎重。如在写到“拂”字时,于丹延伸开去,说到了“尘拂”,字幕上也这么标示。不知“尘拂”是何物?估计是“拂尘”之口误,指古代用来掸除尘埃和驱赶蚊蝇的一种器具。在说到“贲”字时,两位嘉宾不约而同地念作fèn,或许是受到“愤”字的影响。其实,“贲”一般念作bēn,虎贲,古代指勇士;又念作bì,指文饰。主持人马东表现得比较大度,主动对“玫瑰”的读音说出了自己的纠结,原先读作méi guì(音贵),后又改为méi guī(音龟),现在又要求读作méiguī(轻声),倒也实在。

《汉字英雄》这档电视节目意在规范文字,用意是很好的。但正人必先正己,制作应当更加仔细,尤其是对字幕的校对要用心。如说到“阳”字时,于丹指出,左耳旁,原来是个“阜”,但字幕上却把“阜”写作“腐”。解释“疆”字左半部时,于丹说是“弓步丈量土地”,字幕上竟然出现了走着“工”步。其实,如果把关更严格一点,这些差错应该是不难避免的。

在电脑代替纸笔,对字形的辨识和记忆不如过去重视的今天,传播汉字知识,传承民族文化,十分重要和及时,但既然做了,就要做到位,做规范,防止让娱乐压倒了文化,更要防止以讹传讹,误导后学。这在以学生为主要对象的电视节目中,尤其应当注意,从而让“汉字英雄”更全面一点、更完美一点。

茂、怪石嶙峋、廊轩相接、曲径回转,让你如进迷宫。走上绿树掩映的小桥,池中各色锦鲤蜂拥而至,向你乞食……室内雕刻精细的古典红木家具,数百年来依然泛着清幽华润的光泽,让人叹为观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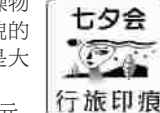
出惠和堂,我们又饶有兴趣地参观了王鏊后裔旧宅怀德堂、王家祠堂和宋代户部尚书叶梦得的故居宝觉堂以及当地的民俗博物馆。令人关注的是,宝觉

堂里密密麻麻地公布了自宋以来叶梦得后裔的显赫官位、学位和技术职位,这对研究历史、遗传和教育的人来说应该是一份不错的资料。

值得称道的是,为保护故居不霉烂,有些房屋已让当地居民居住代管,但严禁私自装修改建。我们入室参观时,主人还热情地向我们介绍房屋的历史文脉。

走出陆巷已是中午时分,我们在太湖边上的小店用餐。老板娘很好客,让我们品尝当地新茶碧螺春,吃当地农家菜、草鸡汤和鲜美的太湖“三白”……

饭后我们到湿地公园散步。湿地公园是太湖边上的一个浅水区,不时有羽毛鲜丽的水鸟悠然自得地在漂漂的植物上嬉戏觅食。芦苇在微风的吹拂下发出有节奏的沙沙声。一条条栈道蜿蜒着伸向湖中,走在上面明显有一股凉气袭身。栈道交错处还有供游人休憩的小亭,坐在里面,清风拂面,观碧波荡漾、鱼帆点点,赏风车蝶影、鸥鹭翔飞,看云卷云舒、雾聚雾散……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七夕会
行旅印痕